

一、周文疲弊

周文疲弊是孔子所面對的時代問題，也是孔子思想根本關懷所在。所謂「周文疲弊」，乃是指周朝文化在歷經長時間的歷史演變之後，已逐漸僵化而失去時代性，由是造成整個時代的失序，而人在此失序的時代與社會中，無疑是十分痛苦。周文並不只是外在的一套禮樂政教形式，它其實隱合著一套人生觀、宇宙觀、價值觀，而周文的疲弊，也象徵著這些隱含的根本觀念，亟待重新整合，以適應時代的需要。

孔子認為，周文化是當時文化之最高成績與表現，因此孔子試圖透過周文精神的重新自覺，以活潑原本僵化的周文。所謂的周文就是周朝文化，就是一套用以轉化、成就、安頓生命的禮樂形式。禮樂真正的目的與價值，就在使我們的生命合理。倘若周代的禮樂文化無法安頓人的生命，就需要以「義」的標準，加以損益、修正。換句話說，禮樂的根本精神在於義。至於人何以自覺地想要追求「義」，則是因為人有「仁」心，這是人的本性。換句話說，禮樂的根本更在於仁。

- 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
- 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」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
- 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」。子曰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
- 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

二、「忠恕」一貫

忠於自己的仁心本性，並且將自己的仁心本性充份表現出來，就是忠的意義所在。而一個忠於仁心本性的人，他自然就能夠表現出真正的同情與感動，去欣賞、接納他人的努力與成功，這就是所謂的恕。

- 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
- 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（《論語·里仁》）

三、即命顯義

所謂的命，就是人生中許多無可奈何的事情，如生老病死，富貴窮達。而孔子認為面對生命無奈的唯一態度，就是「義」。生命的無奈不妨坦然接受，因為我們的尊嚴正是建立在，我們回應的方式是否合理、正義。

- 伯牛有疾。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。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」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
- 子曰：「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？」（《論語·憲問》）
- 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

- 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。」（《論語·憲問》）

四、仁者的境界

孔子認為仁者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能夠在日常生活中，真正自在地發揮仁義本性，每個人都能舒坦地成爲自己，完成自己。換言之，每個人都可以「各安其位」。此處的「自己」，指的自然是儒家所謂仁義道德的化身了。

- （曾點）曰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嘆曰：「吾與點也。」（《論語·先進》）
- 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（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）
- 子曰：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

孔子「各安其位」的觀念，落實在政治上，就是所謂的正名了。每一個人處於自己的位置，都有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必須完成。孔子認為，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結構中，如果每一份子都能夠盡到自己的本份，那麼就能夠形成一個太平康樂的美好世界。

- 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……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，形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
-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